

2月11日下午,忽闻曹景行兄去世,心头一震。早就听说他正患病住院,但我一直看他在发微信朋友圈,以为他会挺过来的。记得第一次加他微信时,他对我说,你要经得起我的“信息轰炸”啊……原来,他是一直把自己当作“通讯社”的。是的,我接收的不少信息,第一时间常常来自他的发布。对于我这个媒体人,他曾多次开玩笑道,我发的新闻,不比你在的媒体少,你们是几百号人,我才一个人呀!2月7日,是他最后一次发朋友圈,他最后一条当天,我发的消息、视频就达五十多条!曹景行是我的同班同学、班长,比我大十来岁。

1978年考进复旦历史系时,他是班里年纪最大的同学之一,大家都叫他“老曹”。不过几个调皮的同学,背地里都叫他“老家伙”——现在想来,那时他不过才三十几岁。我们班

景行行止

50个同学,应届高中毕业生只有10个,其余都是历届生。这些历届生,大多来自工厂、农村,有的还是车间主任、生产队长(老曹好像就是黄山茶林场的一个机修厂的厂长),无论是阅历、知识面,还是为人处世之匹敌。在历届生眼里,我们是“小阿弟”,懵懵懂懂,啥也拎不清。

物质极端贫乏的时代,过年大概是每个孩子最盼望的事情了。买年货,常常是积攒了一年的愿望清单的集中兑现现场。

乡下老家的日子进入腊月就是年,年货的采购也是一个断断续续的过程。像甘蔗、海带、粉条、萝卜、白菜这一类便于长期存放的,大都进入腊月就零星买进了家。小镇的集市是逢单才有,腊月二十九因为接近了除夕,集市特别短暂,被称为“露水集”,十点钟左右赶集的人都散掉了。这一天的东西价钱也特别贵,大家称这一天是“挤滑鬼”,专门打劫没有提早购置年货的人。所以,买年货有一个基本的理念,就是要趁早,不能赶晚集。

父亲是一个爱热闹的人。他是医生,家里开了一个中医诊所,要买年货就只能等病人都看好后再上街。每当这时候,我们小孩子都踊跃报名去跟着打下手。父亲总是喜欢带着我们从北向南一路买过来,买好了一袋子,我们就飞快地背回家。这时的父亲特别慷慨,仿佛要把街上的东西都要搬回家一样,大包小包的往家背,一路走过去,虽然大概率没有人会注意到,却感觉像是登上了灯火通明的舞台一样,自豪又开心,忘记了一年来曾经的匮乏与不悦。因为父亲和母亲都是医生,十里八乡攒了不少人情,都是些一时付不起医药费的乡邻,过年时,他们过来家里还掉一年的旧债,也会带些自家地里的东西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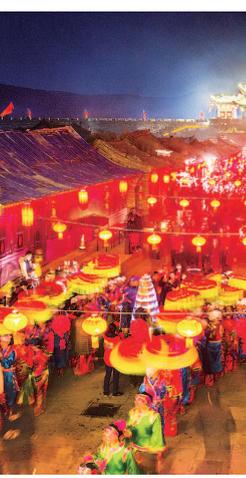
年货的大头儿自然是肉类。村里面谁家养的猪年底要杀了,就挨家挨户上门登记要多少斤、要哪个部位、肉多一些还是骨头多一些,等等。围观杀猪是一件颇有过年仪式感的事情。村里的屠户外号“老狗”,脾气暴躁,力大无穷,身手利索,三下两下就能把一头大肥猪收拾得干净利索。我们小孩子最喜欢看的是把猪杀死出血后的步骤。“老狗”用尖刀在猪的后腿上戳个口,抱着猪腿开始吹气,只见他脖子上青筋暴跳,憋得满面通红,一头躺平的猪被他吹得越来越大,圆滚滚的,像充了气的大气球。后面给猪开膛破肚太恐怖了,没有几个小孩子敢看,我也从来没有敢挑战过。后来检疫管理得严格了,不允许私自屠宰卖肉,就再也没有机会围观杀猪了。

家乡附近的水系还算发达,每到夏天都会有捕鱼、吃鱼的机会,但到集市上买鱼好像只有过年的时候。以宿鸭湖水库为中心,各种鱼类流入豫南的街头巷尾。宿鸭湖最早的记载是在《李愬雪夜入蔡州》,1949年后被扩展成一个超大的淡水湖水库,也是豫南渔业的一个重镇。不过,这些被长途贩运的鱼通常都是死鱼,堆积如山,硬邦邦的,几乎看不到新鲜的活鱼。我一直到了杭州后很久才能区分出餐桌上的死鱼与活鱼,而后来吃到海鱼后,对于豫南一直偏爱而又浑然不觉的鲤鱼的土腥味却忽然无法接受了。

我一直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,豫南几乎一年都不会吃到海带,为何到过年的时候一定要买到海带呢?这些海带大包小包、翻山越岭到了小镇的集市,看着很难看,闻着一股子死鱼烂虾的臭味,实在说不出有什么好。我问过父亲,父亲想了想,大

幸运的是,刚进校时,我与老曹同一个宿舍,他睡上铺,我睡下铺。虽然我们应届生对老曹“长期市政”略有怨言,但实事求是地说,确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。比如,老曹酷爱购书,他是带薪读书的,每月四十几块工资,大多用来买书,称得上是班里“富豪”。我们虽没有他“富裕”,却也爱上了购书。老曹说什么书好,我们就跟着去买,简直是“指哪打哪”。入学不久,老曹就开始通读《资治通鉴》,几乎天天手不释卷。我也依葫芦画瓢,特地赶到福州路上海书店,花三十块钱背回了整套《资治通鉴》。有一次,他不经意地向我透露,他家里有八个书柜。我听了大为惊讶:当年,上海人房子大多十来个平方米,普通人不要说书柜,即使有一个书架,也算奢侈。这八个书柜,该要有多大的“豪宅”才容得下呀!

再比如,老曹喜欢听交响乐,常常一边看书,一边听交响乐曲。结果,寝室里很多同学都爱上了交响乐。1979年3月,小洋征尔率领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来沪演出。那天晚上,我们几个同学哪儿也不去,就守着一台破收音机,欣赏实况转播。后来我们毕业了,都成了交响乐迷,常常在音乐厅里不期而遇。我留校任教后,曾开设过《中国社会文化概论》选修课。在讲到中西音乐比较时,就带着一部录音机,让学生在欣赏中国古典音乐和西方交响乐时,理解中西文化的异



正月之夜闹新春 (陕北神木市高家堡镇秧歌巡游) 侯伟荣 摄

概是因为海带含碘量比较高,豫南应该是历史上流行过“大脖子病”,或许是哪一场病因为医生开了吃海带的偏方而得到控制,海带就进入了豫南年货的必备清单中了,以补充人体所需的碘的量。其实,我有另外一个想法却无从验证。大概过年都盼望着大吃大喝,想象着享尽人世间山珍海味的美好。海带或许是最廉价的来自远方大海的海味了,这样的味道唤起了人们关于另一个世界的想象力。对于一个把二三十里外的县城当作繁华世界样本的乡邻来说,或许这才是过年最美妙的事情吧。

绿化带里的红梅开透了。赛火的红花,在冬日枯败的灰暗和沉沉的暗绿中腾起,似乎要把天给点着。美啊!这美里还有一种不管不顾的勇敢。像把一根烧火棍耍得噼里啪啦的杨排风,胭脂铁骨,深入危险,杀得哭爹喊娘。时序早春,阴寒和湿冷,如双节棍,打得人骨头疼。红梅傲放,峥嵘了自己,给大地添了生机,也令人精神一振,不经意地心生愉悦。

说起来,杨排风不过是烧火剥葱的帮厨丫头,凭着勇气和一身默默练就的本领,一跃成为叱咤疆场的“红颜火帅”,成了中帼不让须眉流芳千古的榜样。“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”一语不假,人只有努力提升自己的品质,为未来时刻准备着,才有脱颖而出的可能。

很多黑羽的乌鸦,弧光般从树上飞出,拖着欢快的余韵,在草坪上一蹦一跳,打出的水漂一样轻盈,婉转啼鸣,花腔迭出。乌鸦歌声漂亮,有“百舌鸟”与“春天的歌唱家”的美誉。就是说,这其中的每位都是台柱子。眼下,济济一堂的乌鸦,你一句我一句对歌,就有点像晚会的歌曲大串烧,把观众的情绪调动得兴高采烈。

豆面黄的草坪,细观,有很多小草完成了破冰之旅,从理得平整的草皮中探出小头颅:艾草和泥胡菜竞芳,小苕苕草和鼠曲草呢语,野豌豆

同。还有一位同学毕业后,居然开起了交响乐讲座——人家也搞不懂,学历史专业的人,怎么会讲起交响音乐来的?

那些年,每到晚上临睡前,我们六号楼223寝室里,经常开“卧谈会”。大多数时间,我是听众,老曹却是主角。他提出的问题,总是不同凡响,一针见血。后来我们寝室索性在班级墙报上,开了一个专栏:《223夜话》,受到其他同学瞩目。几个月前,我

2005年初秋,我参与的某工程进入资料归档阶段。厨师小朱美眉卤制了许多猪蹄,工地经理还买来几箱啤酒,大家一边啃着油亮酥糯的香猪蹄,一边大口灌着冰爽的啤酒。酒足肉饱后,我步态略有些失稳,还打了个趔趄。回家路上,脚有些痛感,我以为是那个趔趄造成的,不以为意。想不到半夜时,竟然被右脚的剧痛痛醒了,开灯察看,但见脚面肿得像充了气似的,且红亮发烫。熬到天亮,我即刻打电话向单位请了假,并让妻子调休陪我到医院就诊。

骨科医生看过片子说,骨头没有伤到,回家先用冰冷的毛巾敷,待痛感减轻后,再用热毛巾焐,并说轻度扭伤不用服药,过几天就好了。我按医嘱敷脚,但病情没有好转的迹象。我寻思,以往扭伤脚从未痛到如此程度啊,便从书架上取出医书,也算是巧合吧,随意地翻到“代谢、营养”这章

健康

豆和猪殃殃牵拉着奔跑……每一张脸,每双眼都水灵灵的。如沉寂一冬的校园,鲜艳的五星红旗又高高飘扬,孩子们穿着过年的新衣服,背起书包蹦蹦跳跳重返。琅琅的读书声,清脆的铃声,雀跃嬉闹声,此起彼伏。身在其中,很有“在灰烬里拾到一颗小珍珠”的快活。

虽有立春铺垫,节气又已偏近雨水,但离“碧草带芳林,寒塘涨水深”的秀润春色还有点远。按科学的说法,每年立春以后连续五天平均气温达到10摄氏度的以上才算真正入春。不过仔细打量自然界,春的气息已在四处骚动。气温的普惠固然重要,精神的引导更是关键。

春节休假在老家,早饭后,上到初中同学何大龙的茶山,给他搭把手。我的目的是,活动活动,以免假期高热量饮食长一圈肥肉。层叠的茶垄如蛟龙在山坡遨游,站在山顶,有八方宁靖的怡然。大龙几十年如一日,守护着这片茶林。按往常经验,公历3月底,第一批7万个芽尖炒1斤的明前茶上市。山坞坞要想出金叶子,就得跟时间赛跑。从隆

翻阅我当年的日记,有一条记录了老曹在政治经济学课上的一段趣闻——政治经济学老师在课上问:“哪位同学能否讲讲,有计划、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如何?”老曹回答:“它们的关系就像我们学校的夏征农和苏步青一样!”老师又问:“哪个是夏征农?哪个是苏步青?”全场一阵哄笑。但是,笑过以后,却能发人深思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老曹去了香港。每次回来,大学同学聚会,他说得最多的,就是近期看了什么书,遇到了什么人,或者内地书与香港书的比较。后来,他到了凤凰卫视,当上了主持人,频频在电视上露面。得知我离开复旦

幕雨潇潇风满袖,登高望江楼。华灯凉梦交辉映,竟待千里烟波一帆舟。 繁花迷眼水悠悠,凭栏人依旧。前潮今浪互穿梭,欲诉百年苍茫天际流。 黄浦江外滩,风平浪静的舞台,万国建筑群卓然秀立,上演了一场魔都最璀璨美好的盛世大戏。从天青云隐的清晨、烟雨朦胧的傍晚一直演到夜色如水

时,突然看到了“痛风”这节,豁然开朗。这哪里是扭伤,明显是痛风啊。于是,我照着医书开了“处方”,让妻子去药店买了秋水仙碱和芬必得即刻服下,之后按说明,每两小时服1毫克秋水仙碱,6小时服一次芬必得,并大量喝水排尿排酸,到晚间九点,因服药副作用,

小病成医说“痛风”

余建民 腹泻了两次,但疼痛有所缓解,右脚能着地挪步,红肿状况也现消退迹象。第二天,仍服用上述两药,大量喝水,并遵医嘱加服碳酸氢铵片,症状进一步缓解。至傍晚,右脚的症狀已大幅度减轻,右脚能着地行走了。我大喜过望,“痛风”被我自己治愈了!第三天,在痛感大大减轻,能缓慢行走后,我停服了秋水仙碱和芬必得,只服用碳酸氢铵和大量喝水,就正常上班了。

冬到今年开春,雨雪天不断,大龙却没闲着。300多亩茶林的荆棘和茅草要劈掉,还要下有机肥。虽说如今有车有房,还在县城开上了专卖店,生活早就小康,可山上的活,大龙还是亲力亲为,展露出山里汉子的本分和勤奋。他抡镐给茶林开沟,我随后往沟里丢菜饼。大龙抹着汗津津的脸笑说,雨雪不怕,就担心冒芽时遇到霜冻。要给茶垄覆网罩,保证嫩芽不被冻坏,大家可早尝鲜翘首以待的春茶,茶农也能收获好价钱。努力做好自己,又能利于他人,当是很高尚的人生观。

对未来抱以更多期望,必定对可能遇到的困难有更大的容忍度。芭蕾舞剧《春之祭》,狂野突兀的音乐,听得人屏气凝神。忽想,该作品在巴黎香榭丽舍大剧院首演,大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也遭遇过致命寒霜;音乐刚起,就有人跳起来嚷“滚回俄罗斯”。作曲家若受不了打击,从此不先锋、不激进了,一味随大流,现代派这一支,怕也要塌陷一角。所以说,《春之祭》不单是作曲家个人的不同凡响,从音乐发展的大背景来说,是比古典乐推往新天地的一次奋勇冲锋。

在什么地方读到胡适先生的话,争个人的自由,便是为国家争自由。我们也可以说,争个人的春天,便是为世界争春天。

到媒体工作后,他颇高兴,说他在班里又多了一位同行:我们班同学,大概有三分之一是媒体人吧!一次,老曹请我到宝隆宾馆吃饭,让我推荐记者到凤凰卫视,我还真为他推荐了人选。他说,你推荐的,我一定用!再后来,老曹名气越来越响,每每他在电视上出现,我就会指着电视机对同事和朋友自豪地说:他是我同学!不少人不相信,这怎么可能?你不是在谈“我的朋友胡适之”吧?我不响。几年前,我在《1978年的“开学装备”》一文中,都不敢写老曹的全名,怕有攀龙附凤之嫌。最后一次见老曹,是在2020年7月25日。那一次,我作为听众,在大夏书店丽宝广场店听老曹和金光耀兄畅谈《青春爬坡——从茶场到大学》。一开场,老曹就介绍了我的《相辉——一个人的复旦叙事》一书,并让我也讲几句。讲座结束后,老曹对我说,这个讲座要讲五讲,下一次,你也加入,我们三个一起来回忆复旦。

题目就叫:“40后、50后、60后眼中的复旦”。后来,老曹生病,这个讲座没能继续开下去。但他的心意,让我一直心存感激。现在,老曹走了!他的名字,终于融入了复旦历史。让我们记得他。

的深夜,日月梦回,斗转星移。在浦东滨江登高,看这场夜以继日的演出,仿佛穿越回到总以为无法回去的“家”,真正遇见了离开多年的家和家人,看见了童年的欢愉昔日,也听见了铭刻古旧的建筑语言。在寻得那曾经无比熟悉的家的气息后,题一曲《虞美人》,吟咏清欢,清欢的勇气和如潮的力量正扑面而来。

七夕会

回想此次痛风来势凶猛,看似有些突然,其实在此前多次体检报告中均已提示我“血尿酸”超标,只是没有与之对应的症状而未加重视。此后,我又从医书上了解了许多知识,有意减少高嘌呤食物和啤酒的摄入,适度多喝水,并积极锻炼身体,通过流汗排酸。再次体检,我的血尿酸已恢复正常。退休后,我更是每天进行球类运动,天天汗流浹背,身体各项指标均正常。前不久,有朋友在微信里说,他莫名其妙地就脚面痛,还红肿发热,我当即回复他是“痛风”发作,让他即刻买秋水仙碱和止痛片服用,还可加服碳酸氢铵片,多喝水,他不信,坚持去医院就诊,结果医生的处方与我的一样,他服了。春节和上海人钟爱的腌笃鲜又将开吃的春季,正是痛风高发时段,写此小文,也意在提醒在享受美食时,还应有所节制,谨防痛风。

豫南年货旧事

朱春阳

豫南年货旧事 物质极端贫乏的时代,过年大概是每个孩子最盼望的事情了。买年货,常常是积攒了一年的愿望清单的集中兑现现场。乡下老家的日子进入腊月就是年,年货的采购也是一个断断续续的过程。像甘蔗、海带、粉条、萝卜、白菜这一类便于长期存放的,大都进入腊月就零星买进了家。小镇的集市是逢单才有,腊月二十九因为接近了除夕,集市特别短暂,被称为“露水集”,十点钟左右赶集的人都散掉了。这一天的东西价钱也特别贵,大家称这一天是“挤滑鬼”,专门打劫没有提早购置年货的人。所以,买年货有一个基本的理念,就是要趁早,不能赶晚集。父亲是一个爱热闹的人。他是医生,家里开了一个中医诊所,要买年货就只能等病人都看好后再上街。每当这时候,我们小孩子都踊跃报名去跟着打下手。父亲总是喜欢带着我们从北向南一路买过来,买好了一袋子,我们就飞快地背回家。这时的父亲特别慷慨,仿佛要把街上的东西都要搬回家一样,大包小包的往家背,一路走过去,虽然大概率没有人会注意到,却感觉像是登上了灯火通明的舞台一样,自豪又开心,忘记了一年来曾经的匮乏与不悦。因为父亲和母亲都是医生,十里八乡攒了不少人情,都是些一时付不起医药费的乡邻,过年时,他们过来家里还掉一年的旧债,也会带些自家地里的东西来。年货的大头儿自然是肉类。村里面谁家养的猪年底要杀了,就挨家挨户上门登记要多少斤、要哪个部位、肉多一些还是骨头多一些,等等。围观杀猪是一件颇有过年仪式感的事情。村里的屠户外号“老狗”,脾气暴躁,力大无穷,身手利索,三下两下就能把一头大肥猪收拾得干净利索。我们小孩子最喜欢看的是把猪杀死出血后的步骤。“老狗”用尖刀在猪的后腿上戳个口,抱着猪腿开始吹气,只见他脖子上青筋暴跳,憋得满面通红,一头躺平的猪被他吹得越来越大,圆滚滚的,像充了气的大气球。后面给猪开膛破肚太恐怖了,没有几个小孩子敢看,我也从来没有敢挑战过。后来检疫管理得严格了,不允许私自屠宰卖肉,就再也没有机会围观杀猪了。家乡附近的水系还算发达,每到夏天都会有捕鱼、吃鱼的机会,但到集市上买鱼好像只有过年的时候。以宿鸭湖水库为中心,各种鱼类流入豫南的街头巷尾。宿鸭湖最早的记载是在《李愬雪夜入蔡州》,1949年后被扩展成一个超大的淡水湖水库,也是豫南渔业的一个重镇。不过,这些被长途贩运的鱼通常都是死鱼,堆积如山,硬邦邦的,几乎看不到新鲜的活鱼。我一直到了杭州后很久才能区分出餐桌上的死鱼与活鱼,而后来吃到海鱼后,对于豫南一直偏爱而又浑然不觉的鲤鱼的土腥味却忽然无法接受了。我一直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,豫南几乎一年都不会吃到海带,为何到过年的时候一定要买到海带呢?这些海带大包小包、翻山越岭到了小镇的集市,看着很难看,闻着一股子死鱼烂虾的臭味,实在说不出有什么好。我问过父亲,父亲想了想,大

